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滾三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清官

話說夏同善中堂同了王昕商議已定，同善道：「待我回去把葉楊氏問過，可敢告部狀滾釘板，倘是敢去，我立即來請大人同醇王爺到舍間商議如何？」王昕點頭道：「好，准這般吧。」當下二人，各自分別回去。夏中堂到了家中，見葉氏正在自己家內，原來葉氏自胡瑞瀾出京之後，常來聽信，同善見了，忙把胡欽差到浙江之後，仍審出乃武是個奸夫，依舊定了原罪，向葉氏說了。葉氏聽得，早淚流滿面，跪在地上，求同善設法，同善瞧著可憐，即把告部狀的事，問葉氏可敢？葉氏道：「只要兄弟有救，便是刀山，我也敢上去。兄弟這事，實是冤枉，倘我做姊姊的，不替他昭雪，如何可以見去世的父母呢？」說畢，早哀痛痛哭起來。同善忙止住了葉氏悲聲道：「你既敢去，我即把醇王爺同王老爺請來，你可當了他們，跪求設法救你兄弟。」葉氏忙謝了同善，同善即把名帖去請了醇親王同王昕到來。到了晚上，二人都已到來，葉氏即跪在地上，哭訴了一番。醇親王道：「這不要緊，後天是刑部放告之期，你盡管去告狀，有我作主准下就是。」葉氏忙叩了兒個響頭，謝了醇親王，同善即同王昕、醇親王說好，托醇親王在慈禧太后面前保舉王昕做欽差大人，到浙江去提吊犯人，免得在路上出什麼變故。說妥之後，王昕、醇親王二人各自回去。同善命葉氏回去預備狀子，準備後天到刑部告狀。葉氏回到增生家中，把要告部狀的話，向增生說了。增生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大娘娘，這可不是兒戲的呀？要滾板的呢？」葉氏聽得，心中雖也害怕，只是除此之外，無法教乃武性命，即咬牙道：「這也顧不得了，只要二弟有救，我便死在釘板之上，也是情愿。」增生不禁嘆了一口道：「難得大娘娘這般有義，滾釘板也不致于死。」葉氏即問增生，究竟這釘板如何滾法？增生道：「并不是真的在釘板上滾，不過叫了冤枉，往釘板上一撲，這釘板的釘，也并不尖利，撲上去刺傷一些皮肉罷了。不知道的人，以為真的滾釘板了。」葉氏聽得，便放了一半心。王蘭英在一旁卻笑道：「姑呀，那不要緊，只要我去，一用功勁，把釘板的釘都發斷了那就完了。」葉氏聽得，不覺好笑起來，啞道：「這不是去告冤狀咧，是顯功夫了。這是皇家的法度，豈能胡行，我已想好了，你們也不必勸我。」蘭英便不敢多言。葉氏又問了增生，告狀時怎樣情景？增生便一一告知了葉氏，葉氏即把增生求人做下訴狀。增生道：「大娘娘既然如此義氣，我做叔叔的，自當盡力。刑部差人，我也熟識，後天我同你同去，本來告刑部的狀，也要個抱狀咧。」葉氏很是感激，不由得向增生拜謝，增生忙謙遜不迭，自去準備狀子。

到了明天，葉氏又到夏中堂家，同善吩咐葉氏放膽前去告狀，有了醇王爺作主，大事便不妨咧，葉氏又拜謝道：「難得沒有什麼相謝相爺，只多叩幾個頭吧。」同善忙命人止住道：「你為了胞弟，肯如此出力，很是難得，今天快回去，準備明天的正事吧。」葉氏拜辭了夏中堂，到了增生家中。增生狀子，已經做好。葉氏看了，一些不錯，便藏在身旁，當下和衣而臥，想到了明天的事情，那裡安睡得熟，兒媳二人，卻也同母親親心，各人都翻來覆去，沒有安睡。不覺天色明亮，增生亦已起身，進來瞧看葉氏，葉氏早同兒媳起來，見了增生，便欲起身。增生道：「時光還早，大娘娘收拾收拾，用此早點。別狀還未告，自己先餓壞了。」蘭英早把昨天準備下的早點，取來給葉氏食用，葉氏那裡咽得下肚，胡亂吃了一些。增生也收拾就緒，同葉氏起身。葉氏吩咐兒媳，好生在家等候，二人又不敢哭，應了一聲。葉氏倒也并不留戀，同了增生，一途到了刑部大堂門前。早有兩個差人，認得增生，同增生招呼，增生道：「刑部大人還沒升堂嗎？」差人道：「時辰不到咧，你問他怎麼呀？」增生道：「我有個侄女，今天來告部狀，停一回請二位照應一些。」差人把葉氏看了一眼道：「就是這位咧？」增生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差人道：「你放心好咧，都有我們招呼。」增生謝了一聲，便在一旁一家人家門首，坐在階上等候。

過了一回，聽得鑼聲響亮，早有人報來，說是醇親王到來。葉氏聽得，知道醇親王因了自己事情到來，心下安定了一些。只見醇親王坐了八人大轎，直到刑部。這時的刑部大人姓雙，這天正在部內，所得醇親王到部，不知為了何事，忙上前接進參見。王爺道：「雙大人，你別招呼，先料理公事。今天是放告日期，快先坐堂我瞧你升堂理事。」雙刑部暗暗會意，知道今天醇親王到都定有事情，停一回升堂，倘是有人告狀，這人定已走過醇親王門路。王爺做保鏢，自己不能不准。瞧天色已是升堂時候，便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王爺同到大堂如何？」醇親王點頭道：「好，正要到大堂去坐坐。」雙刑部一聽，越發明白，忙吩咐擊鼓升堂，同醇親王走出堂來，雙刑部坐定，在上面議下座位，請醇親王坐下，命人把放告牌同釘板招將出去。增生一見，忙向葉氏道：「大娘娘，刑部大人升堂了，快上去吧。」葉氏立起身來，一望門前一塊釘板，是有一人高下，二尺餘闊，都是三寸長的鋼釘，雪也似白的放出光華，心中不免寒心。只是想到自己若不告部狀，乃武性命不保，何況裡面，又有醇親王作主，不禁把牙關一咬，猛然大喊了聲：冤枉，求青天大老爺伸冤呀！即邁動腳步，飛也似奔上前去，向釘板上直撲下去。增生這時，早跟在後面，見葉氏撲上釘板，忙把一旁掛的銅鑼，搶在手中，把鑼杆向鑼上鏗鏘的一陣亂敲，早見兩個差人，上前把釘板同了上面撲的葉氏，一齊抬了進去。增生也綴在後面，差人把釘板抬到當堂放下，增生即跪在後面。這時葉氏已悠悠醒轉，覺得臂膀之上，略被鋼釘刺破，也不甚疼痛，本來釘板中間胸腹一段，並無銅釘，只有四周滿布著鋼釘，因此葉氏只刺破了臂膀。雙刑部見果然有人告狀，不由得向醇親王看了一眼，見王爺微微含笑，知道告狀的人，醇親王定已知道，自己越發做了人情，好好相問，即命差人把葉氏扶下，跪在堂下，問道：「你們二人，有什麼冤枉呢，可當堂訴來！」增生見刑部和顏悅色，暗暗歡喜，知道虧得有了醇親王作主，葉氏忙把乃武的冤枉，從頭至尾，細細的哭訴了一番。雙刑部便問可有狀子？葉氏忙將狀子呈上，雙刑部看了一回，暗想：「這事十分重大，倘是不准，有王爺在那裡保鏢，自己很不方便，也不能不准，便吩咐把二人收監，准了狀子。葉氏、增生都叩謝了一番，自有差人把二人帶去收監。雙刑部退下堂來，同醇親王到了裡面，笑道：「王爺，你看這事怎麼辦呢？」王爺笑道：「雙大人，你可依實上奏吧，待太后批示就是。」雙刑部點頭，即親自做下奏本，請旨辦理。醇親王自回府邸。又刑部知道這案有了醇親王做主，不容遲緩，即當夜草就奏章。五鼓上朝，呈了上去。醇親王早已同慈禧太后說好，派王昕為欽差，下浙江查察，吊一案的人犯進京部審。不多幾天，早批示下來，命王昕到浙江去，王昕奉旨之後，即同夏同善醇親王等商議。同善道：「種種拜託，能把冤獄反平，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，我聽得葉氏說過：葛小大的妹子三姑，是個傻子，最好在這人口中，探出些影蹤最妙。還有愛仁堂藥店的賴寶生，也是個重要人犯，葛畢氏曾供過他一次，內中定有很大的關係。王昕點頭道：「大人放心，我決不致如胡學政一般的變了意志。」同善很是歡喜，當夜設宴同王昕餞行。過了一天，聖旨船早已準備，王昕即便出京，向浙江杭州出發。王昕獨自一人，在船上暗暗打定主意，到了餘杭，自己先得到倉前去私訪一番，在葛小大家中去哄騙三姑的影蹤。餘杭縣劉錫彤這次提他到京，可不能令他預先知道，待他到船上來謁見，便把他扣起來。

一路很是平安，直到杭州。這時的劉錫彤也已得信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忙請何春芳商議。春芳聽得這一回是王昕到來，知道王昕渾名喚做鐵面御史，無法可想？而且須到京內去運動，省城無用，便道：「東翁，這事須到京內去遠動，只要小白菜不改口供，也沒法審清，只好請太太先去哄了小白菜，然後東翁到了京中，設法向刑部運動。我在京時，刑部中卻有許多人認識，待我先進京去打聽一番如何？」原來春芳知道事情糟了，欲騙了劉錫彤些錢，滑腳逃走。錫彤那裡知道，信以為真，連聲應好，忙取了四十兩銀子，催春芳速速進京。春芳即收拾行李，慣了銀子，假作晉京，叫了一只大船，竟自逃回紹興，不再管錫彤的死活。誰知天網恢恢，路上遇見了大批海盜，把春芳賺下的味心錢劫個乾淨，結果把春芳一刀兩段，殺死擲在海內，連尸骨都不得歸鄉。這也是惡人之報，表過不提。卻說劉錫彤卻師爺已去，忙命林氏上省，到監中見了小白菜。只說是劉子和告了部狀，因此不日要提解入京，錫彤已托人在部內說妥，只須小白菜咬定是乃武迫幹，即能出罪。小白菜聽得，以為真的子和告的部狀，很是感激子和，一口應諾。劉子和心中也很著急。料定王欽差要到倉前，便去關照了寶生，候欽差到來，再來商議。錫彤便在餘杭縣衙內，等候欽差到來。

過了不久，王昕的欽差官船已將到杭州，王昕怕巡撫等到來說話，便先行傳命，須先到餘杭倉前去親自踏勘，沿途一應官員免見。傳命已畢，見離杭州只有三四里光景，即命差人悄悄叫了一只小船，王昕換了便衣，下了小船，也不帶差人，獨自一人，向餘

杭倉前鎮進發，去私行察訪，吩咐差人們不必聲張，把官船慢慢前進，到倉前來迎接自己。小船上的船夫，那裡知道是欽差大人，只這是個尋常客人。事有湊巧，這船便是乃武趁了進省赴試的張好老，見了王昕以為是到倉前去販絲棉，只因倉前絲棉有名，差不多家家做著出售，到倉前去販賣的客人甚多，便一面搖船，一面問道：「老客人，可是到倉前販絲棉嗎？」王昕正要在船夫口中探聽倉前情形，即點頭道：「正是，你可知道鎮上誰家的絲棉好呀？」張好老道：「好的多著呢。橋頭朱家，太平街李家，都有好的。」王昕順勢道：「太平街有家葛家，遭了官司，怎樣了你知道嗎？」張好老道：「怎麼不知，楊乃武是冤枉的呀。」王昕不覺心中一動，即問道：「你如何知道是冤枉呢？」好老道：「楊家二少爺上省赴試，即是趁的我這只小船，我上著帳呢。」說著，把帳給王昕看了。王昕暗想：「如此說來，乃武實是冤枉。」又問道：「葛家在太平街那裡，你知道嗎？」好老道：「怎麼不認識，有一家小茶館的，錢寶生便在裡面喝茶。」王昕一一記了，不多時候，早到了倉前，王昕付了船錢，上得岸去，逕向太平街走去，走到一家茶館門口，向對面一望，見有一家門上挂著麻幡，知道便是葛家，即走進站去，先在門一縫內一張，見裡面坐著一個黑醜女子，料到便是三姑，把門一敲，三姑即走出開門，一見王昕，並不認得，不禁一呆道：「做什麼呀？」王昕倒也一呆，忙笑道：「可有絲棉買呀？」三姑聽說是買絲棉的，生意到門，忙道：「有有，請裡面來。」王昕隨了三姑，到了客堂之內，見正中位著靈台，知道即是小大。三姑早把絲棉取出道：「這是一斤，要兩塊洋錢。」王昕即付了二元，暗想如何可以探得口風，頓時心生一計，向三姑道：「喲呀，這房子不太平吶。」三姑本來昨夜得了一個怕夢，夢見小大向他相罵，聽得王昕的話，中了心懷，忙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會著風水的嗎？昨夜我正夢見哥哥咧。」王昕暗暗好笑，即點頭道：「正是，你哥哥說死得冤枉，今夜還得來咧。」三姑一嚇，忙道：「老先生，可有什麼法子阻止他不來呢？」王昕道：「有的，只要寫一張祝告給灶王爺就好咧。」三姑道：「可是真的？老先生你可會寫？我把東西謝你。」王昕道：「我寫是會寫，只是須把你哥哥是誰害死的寫明，灶王爺方能命你哥哥去找這人。」

三姑遲疑了一回，覺得自己性命要緊，點頭道：「好。」即把筆墨取出，王昕折筆在手，問道：「你哥哥誰害死的呢？」三姑悄悄的道：「錢寶生。」王昕聽了，忙記在心中。只因三姑只知道錢寶生下的毒藥，不知道子和主謀，王昕即胡亂寫了兒句。三姑奔到樓上，取下一物，給王昕道：「這是謝意，是活的。」王昕接了，一看卻包得甚好。當下要緊出來，即放在身邊，把寫好的紙，交給了三姑，出了葛家大門，知道寶生即在對面茶館內吃茶，便踏進茶館，泡上了茶。一聽裡面正有一個哼哼唧唧說話的人，知道定是室生，只一望，見寶生同一個標致少年，方在那裡說話，這人便是子和。細細一聽，正說著乃武的案子，只是聽不清楚。王昕暗想：「這少年不知是誰？或者同了此案有關？正欲再聽，只聽得外面一派鑼聲，自己官船已到。忙會了茶錢，到來回到船上，吩咐差人把寶生同三姑，都提到了船上，方命回船到餘杭縣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